



等待捕猎机会的青年雄狮 供图 / 范洪敏



那些年我碰到过的狮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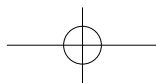
撰文 范洪敏

我给孩子们讲过无数次狮子，无论是在非洲的原野，还是在学校的教室，都让我激情澎湃。或许是我自己对万物充满兴趣，使得我一个鸟类专业出身的人，无论对植物还是动物都充满着极大的热情。

前些年，我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东非大草原度过。每个去非洲的人都期待看到狮群，它们太特殊了，猫科动物中唯一群居、唯一雌雄二型性的物种。每次去非洲我都会特别留意狮群，狮子虽然群居，但是它们却可以单独捕猎。去过很多次非洲，也看到无数次狮子发起进攻捕食的场面，但基本都是失败而告终。

2019年7月的一天中午，酷暑难耐，我们在渡口等着大批的角马过河。因为有些车辆特别不自觉，每次角马刚要准备下河，车子就会一拥而上，都想抢个最佳位置，所以角马们在惊吓中来回在两个渡口间奔跑，所有的车也跟着在渡口间奔跑。谁也不知道它们将会从哪个渡口下去。对于这种执迷看过河而影响野生动物的行为我是深恶痛觉，但在野外又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理论，只能告诉我们的学生不要为了看过河而影响动物，那会错过很多其他的精彩。

一个小时过去，即将到中午，角马过河也遥遥无期，我在对讲机里跟其他老师说，走吧，咱



们找个树，去吃午饭。在东非游猎（开着吉普车观看野生动物），在草原上吃顿简单的午餐是大家最期待的事。我们的司机不死心，依然想在附近等着，看看吃过饭能不能继续看过河。吉普车开向河边不远的树下，角马们依然在沿着远处的灌木丛来回奔跑。

下车的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角马群开始攒动，下意识举起望远镜，发现一头埋伏在灌丛的雌狮向角马群发起了进攻。赶紧喊大家，狮子捕猎了。只见它迅速地将目标锁定在一头小角马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小角马已经被咬住。我转身回车上拿起相机，这时小角马已经没有挣扎的能力。而狮子咬着角马的喉部，拖着它走向了远方，留下惊慌失措的角马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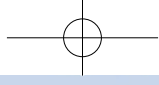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狮子群居，可以集体捕获一只水牛，但是

单独的狮子依然能够捕获小型的猎物。在食物匮乏的季节，疣猪常成为狮子的猎物。狮子有强大的咬合力，可以从后面直接将小型动物的颈椎骨咬断致死，但它们几乎从不就地吃掉猎物，而是将食物换到另一个地方，以防鬣狗群来争夺战利品。

狮子群居，雄狮兄弟表兄弟们组成集团，守卫一个领域，一旦被入侵，后来的狮群就会将狮群中的幼狮杀掉，好让雌狮快速发情，怀上自己的后代。雌狮群体往往都是几代的雌狮们组成的，它们要捕猎养育子女，在新的狮群入侵时，联合雄狮一起驱逐外来雄狮，保护自己的后代。我曾见过最大的雌狮集团有9个孩子，妈妈外出时会有其他的雌狮守护，小狮子们在妈妈回来时跑上前去撒娇打闹，这种场景就像我们自己和孩子的相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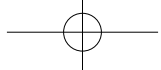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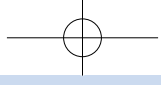
幼狮和刚刚回来的雌狮在玩耍 供图 / 范洪敏





安博塞利草原 供图 / 沈海滨







成年雄狮 供图 / 沈海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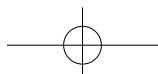
乞力马扎罗山的雪融化后流进安博塞利大草原，在旱季，但凡有水的地方一片碧绿，其他部分都是枯黄一片。动物们在尘土漫天的环境中越发的隐秘，生活在此的食肉动物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。我曾看到一群青年狮群，在傍晚想对一群角马发起进攻，靠着土堆和干草匍匐前进，等到将近天黑也没有成功。其中一只狮子脸上的疤痕显示它已经久经沙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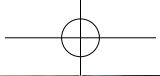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次看到它们是在一个早上，一群角马开始慌乱地移动，车子靠近才发现，几只狮子已经靠近角马群，但是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进攻的迹象，角马们也觉得自己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。一只狮

子在来回的拉锯战中走进角马群，聪明的狮子开始分头行动，另外两只从两边走进远处的草丛，企图埋伏在前边的草丛等待时机。角马不断地被靠近的狮子逼迫着往后退，直到退到高草丛边，它们才发觉应该远离，又开始往另一个方向退缩。就这样来来回回几个回合，这几只狮子发现这次捕食机会并不佳，进而放弃。

我在安博塞利遇到一个狮群，一只看起来年迈的雄狮带着5个孩子。雄狮集团对一个狮群的统治往往有3~5年。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，单独的雄狮想要守卫狮群是非常困难的。雌狮看到围观的车辆后，就带着孩子穿过棕榈树丛走到了另一边。我们的司机经验丰富，带着我们转过去等着它们的到来。果然没过多久，雌狮子带着小狮子们走了过来，看着小狮子们玩耍。小狮子长到两三岁兄弟们将会离开狮群，开始它们一生追逐、打斗的生活。我不免为它们的未来而杞人忧天，如果真的只有这位雄狮爸爸守卫它们，它们又能坚持多久呢？也许只是其他雄狮在别的地方，只是我过于担忧了而已。

（责编 桑新华）





雌狮 供图 / 沈海滨



一只年龄较大的雄狮和它的家庭 供图 / 范洪敏

